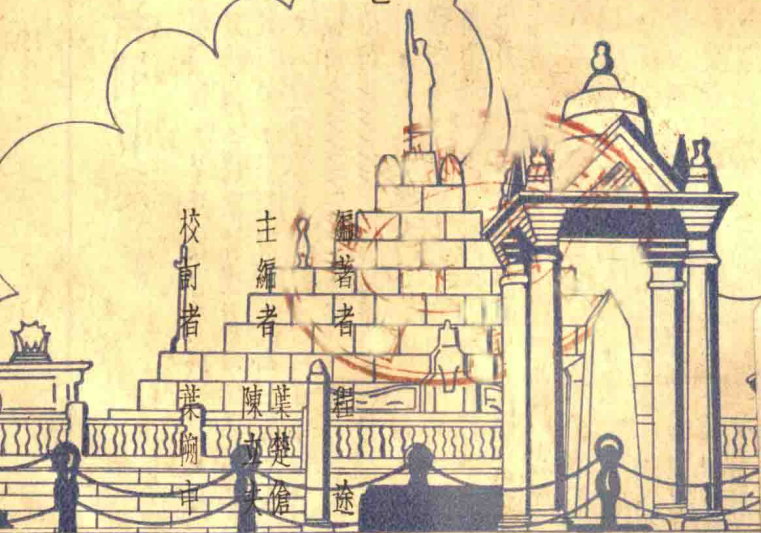


正中少年故事集

革命先烈故事集之七

黃興



校訂者

主編者

編著者

葉蘭中

陳立

葉楚傖

程遠

正中書局印行

109812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正中少年故事集

第二集
之七

黃興

實價國幣壹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隨費)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編者 程 葉 陳 葉 吳
主編 葉 立 楚
校訂 人 者 者 者
發行 所 所 所 所

程 葉 陳 葉 吳
葉 立 楚
乘 溯
南京河北路本局 常
正 中 書 局
南京河北路童家巷口
正 中 書 局
上海 福州路
南京 太平路

(367—2/1)



黃 興 像

黃興目次

- 一 一個小拳術家
- 二 留學日本
- 三 回國實行革命工作
- 四 長沙之役
- 五 重回湖南
- 六 和孫中山先生在日本組織同盟會
- 七 新軍之役及廣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
- 八 中華民國的建立

一 一個小拳術家

黃先生是湖南省的善化縣人。幼時名軫，字堇午，後來改名興，字克強。他爲什麼後來要改名呢？說來也令人起無限的敬佩：原來他是一個真正的革命志士，他是將整個的身心都獻給革命事業的，只知道有革命，不知道有自己。那一年他在湖南的長沙地方率領同志起義，不幸因力量不夠，給敵人擊敗了，於是黃先生便給官廳通緝，使得他一步都不能動彈；這叫黃先生呆板板的坐在家裏，看別個同志從事革命工作，或成或敗，而自己卻不能參加進去做一點事，心中多少焦

急。他爲了不願意自己不參加革命工作，他爲了要想繼續努力去做革命事業，於是決定將自己舊有的名字改掉，另換上一個名字，使敵人不去注目他，好努力從事革命的工作，黃先生的名字，是因這種緣故換掉的。

一個不平凡的人，一個偉大的人，在小的時候，自然具有和庸俗不同的思想。在黃先生還是幼年的時候，當時一般人的眼光，都是淺陋異常，庸俗異常，中前人的遺毒很深，每個人都具着同一的思想：重文輕武，誰都瞧不起那些身強體壯練習武事的人；他們瞧得起的，乃是那些斯斯文文，一天到晚只知道讀死書的人。因了這種習見關係，一般人家的子弟，都願意將每個孩子的前程，斷送在書本上。他們不單是斷送自己孩子的前程，而且也斷送了國家無限的前程。誰不

知道國家是靠少年人生存的？少年人是國家的精華，有好的少年，強壯的少年，學問思想發達的少年，才能使國家強盛起來；不然，每個少年都是懦弱異常，只知道念幾句死書，這國家還有什麼希望？國家靠他們幾句念得爛熟的死書，可以強盛起來的嗎？國家有強敵來侵犯的時候，靠他們那種孱弱的身體，可以和強敵去抵抗的嗎？老實說，他們是一點用處都沒有的。他們既保護不了自己，更保護不了國家；他們的學問，既不能夠對民族有什麼貢獻，更不能夠對國家有什麼貢獻。你瞧旁的國家所有的少年人，都是生氣勃勃，個個身體強壯的。他們因有強健的身體，所以也有強健的精神，因有強健的精神，所以研究學問能夠感覺得到興趣，能夠孜孜不倦的去開發新源；他們強健的身體，既可供國家抵抗強敵之用，他們的所學，更能夠貢獻民族貢

獻國家許多的利益。

黃先生在幼年的時候，便有了一個大覺悟，他覺得無論如何我是不能再跟那些孩子盲目地跟隨大人向死路上跑去了，我要救國家，我要救這垂亡的民族；我要有強健的身體，我要有強健的精神，我要有強健的精神去研究有用的學問。我來做一個覺悟的人，我要向活的路上去！有了這一個志願，黃先生便跳出了這黑暗的社會圈層，完全和別的孩子兩樣，他學習起拳術來，對了死書卻不願意去讀。

那時他跟隨瀏陽的一位拳術家李永球學烏家的拳術。黃先生那時候是異常聰明的，他跟隨李拳師學拳，一心一意都放在上頭，另外什麼都不管，所以一經李拳師的點化，他便能夠自己去探索，自己去發現，進步得異常的快。李拳師非常歡喜他，對他說道：

『我所教的學生也不只你一個人，但從沒看見過比你更聰明更用功的人，我願意盡將我的所學教給你，使你他日可以爲國家做一點事業。你真是一個最有希望的孩子，我說不出的歡喜你。』

經他那樣十年如一日的努力學習的結果，功夫已經很好，假如是旁的孩子，也許早去向別個人驕示，並且持着自己的力氣隨便去侵犯別一些孩子了。可是他不一遇到空閒的時候，他便不忘記讀書，他讀書並不像別的孩子一樣，只知道拿起書本念經一般的死念，他讀書卻要求理解，書中所說的是什麼，爲什麼，……他都要將它弄清楚了才肯罷休。雖然他讀書的時間比任何一個孩子都少，可是得益卻比任何一個孩子多，這因爲他讀書並不浪費許多無謂的時間。又因爲他身體好，遇到書上有疑難的地方，他便很有精神去探索，求領悟，不會

疲倦，直等到探索到了，才如獲至寶一樣的離開書本去練習拳術，所以他兩方面都得到益處的。

當時人都知道他練習拳術，但不知道他究竟有多少本事，又從不見他打過人，這樣便引起了他人的好奇心，於是就有人去慫恿他，教他顯點本領給他們看看，他被他們包圍着，被迫不過，便指着門前一塊百多斤重的石頭說道：

『讓我一隻手將它舉起來給你們看看就是了。』說着，他便走到那塊石頭旁邊，用一隻手輕輕拿將起來。大家該不忘記這時候他還是個孩子呢，一個孩子能夠一隻手舉起百多斤重的石頭，走遍湖南省，不，走遍整個中國都不容易看見第二個吧？當時圍着他看的人，沒有一個不咋舌駭異。

說到那些讀死書的孩子，原是瞧不起這個勤於練習武藝的小拳術家的。大家都以為他只能做這種把戲，說到書上來，他便是一個瞎子，不夠資格的了，於是刁惡的人，想要奚落他，便拿書去要他講，他卻沒一點難色，滔滔不絕的將書中的字句講出來，並且還揀出幾個字句去反問他們，他們那裏能夠回答得出，原想奚落人的，想不到現在卻反給人奚落了，於是都羞愧地從他身邊跑開去。

這樣，人們都知道幼年時候的黃先生是精於拳術的，同時人也知道黃先生學問的宏博，又是精於治學的。

二 留學日本

最值得人羨慕的，是有了一個強健的身體以外，還有一個博學的

頭腦。打開歷史來看，能夠兩全的人很少很少，長於武事的，便疏於治學，精於治學的，便不善武事；若兩者兼精的，在歷史上真不容易多見，黃先生於此足可自豪了。

在先生二十四歲的時候，肄業於兩湖書院。這時候他除了不斷的鍛鍊身體以外，更不息地研究學問。我們須知道：一個聰明的人是會使用書本的；而給書本所使用的，那是一個平凡的書呆子。我們都該有使用書本的能力，不要給書本所使用，但是要達到使用書本這一個地步，那非是一個有學問的人、一個不平凡的人、一個有創造力量的人不可了。所以使用書本也不是個個人都能夠辦到的。

當時黃先生在書院中讀經史，他對每一個字眼都不肯放鬆的，他分析出這一個字眼在這裏是作什麼解的，什麼用的，充滿了一種懷疑

的精神。每逢到書院中出經史中題目考試的時候，他便借題目來發揮他對於時事的意見，議論周到，字字珠玉，院長梁鼎芬氏一看到他這種文章，便讚嘆平置。而旁的學生呢，只知道就題目寫出淺薄的意見，根本不知道借題目來發抒時事的意見的。

當時湖南的官長是張之洞，他知道了兩湖書院內有這樣一個學問宏博的學生，便召黃先生去見他，相談之下，張氏覺得他談吐不凡，思想深遠，便決定派黃先生到日本去留學，使他再學得一些高深的學問回來，對本省可以有不少的貢獻。

黃先生到了日本以後，便研究中外大勢，各國的政治情形：拿別國所行的政治方針，與自己國家所行的政治方針一比，發現到滿清數百年來純粹是採用壓抑異族的政治方針的，完全像別一些帝國主義對

待自己割據着的殖民地一樣，純粹是施用高壓的政治的。黃先生發覺得這一點政治關係以後，深深的痛恨滿清政府，而悲憤自己民族的不覺悟。他深深覺得自己的民族終究是自己的民族，只有自己民族裏的人，才想愛自己的民族，才願意保護自己的民族的。你瞧滿清政府對待滿族同胞就可以看得出，政府對待他們是無微不至的，有官職總要先給自己滿族裏的人。有得多下來的，然後再輪到漢人；凡屬捐稅也光是對漢人徵收的。這種種都顯示出民族間待遇的不平等，要想得到平等的待遇，除非將政權從異族人的手裏奪回來，更沒有其他的方法可以達到平等待遇的目的。還有更厲害的，只有自己國家裏的民族才愛自己的國家，假如別一個國家裏的民族在統治着你的國家，他們不會盡心盡力去發展這個國家的，他們唯一的工作，是搜刮你國家裏的財

人
產，殺戮你國裏優秀的人材。遇到強敵來侵的時候，他們打得過的便出去打一陣。打不過時便將國裏的土地以及其他產業來送給強敵，當作禮物；他們以爲橫豎這個國家又不是我們民族所有的。滿清政府統治中國便是純粹用這種方略的。要想使自己的國家強盛起來，要想使自己的民族獲得平等的待遇，便非將滿清政府推翻不可。要推翻政府，當然不是一個人的力量可以做得到的，要集合許多革命的同志，才可以去推翻滿清政府。

黃先生看到這點，決計化一個長時間在日本，宣傳革命的思想，使他日能夠成就許多革命的人材，這樣他便在東京的弘文學院住了下來。

他在弘文學院裏，除了上學校裏的功課以外，他還延請軍事教官

教他軍事學。他覺得要革命，最重要的還是軍事學，有良好的軍事學識的人材，與敵人戰爭便能夠得到勝利；不然，但憑赤手空拳，一腔熱血，革命是只有失敗的，白白犧牲的。所以在課餘之暇，他便發憤去習軍事學，希望自己變成一個軍事人材，他日革命時，可以率領健兒，奪回那失去了幾百年的光明。

他在軍事教官指導之下，覺得憑口講還是不夠，這一種功課非要實地練習是收不到效果的，於是他一有空閒的時間，便去參觀士官聯隊的各種兵操，看他們怎樣動作的，便牢牢記在心裏，使和軍官所教的完全符合完全明白。每天的早晨，他又到神樂坂武術會去練習槍彈騎射，從不間斷。旁人到這裏練習槍彈騎射，最多是希望能夠保護得了自己，使自己的身體可以強壯。而黃先生呢，他的目的卻更大，他

是想由此能負起復國的重大使命的，所以練習便最勤奮。當時會中有規例，凡是有人能夠擊槍連中靶的紅心六次的，即得銀質獎章一枚，黃先生每次比賽的時候都是射無不中，所以那時候黃先生的書桌的抽屜裏，滿滿的都是這些獎章。

在東京，他爲了宣傳革命，便和楊守仁、樊鍾、梁煥彝等創辦湖南游學譯編，將富有革命思想的文章儘量的刊登出來。他又贊助劉成禺、李書城、程明超等創辦湖北學生界，將那些倡導民族民權的文章譯登出來，使中國的人民知道自己的地位，自己的立場，覺悟到滿清政府是剝削自己的權力的，消滅自己民族的發展的，將革命的思想深深的留在兩湖人民的腦中。所以當時在中國，以兩湖人民的革命思想爲最富足，都是由這兩種雜誌刊登革命思想的文章的結果。